

一九八三〇 二〇四五四 二二一六五〇 二三四五〇 二三七四〇 二四六一〇

二五九四〇 二六九五〇 二七〇〇豈(音不同) 二八六八〇 二九六〇〇 三〇一〇八〇

三一一二六〇 三三一六四〇 三三一二二〇 三四一〇九〇 三五八三〇 三六七四〇

三七一五八〇 三八九四〇A 三九四五〇

文法 「二」這三篇短短的文章裏用了十四個「而」字。哪些個在現代語裏必須用相當的虛字來替代的？哪些個是不必的？這些個「而」字在文言裏也不全是非有不可的，有哪幾個不妨不用？「二」這三篇裏有幾個做賓語的「之」字？哪些個在現代語裏還用「他」或「它」？哪幾個是不用的？特別注意在「迓而齧之」這種格式裏，現代語用「他」字，可是不在「之」字的位置上。「三」「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是個判斷句，「此」是主語，其餘是謂語，「酒」字底下可以加個「之」字。翻成現代語是「這就是酒壞了賣不掉的緣故」，不可誤會是「所以這個酒壞了賣不脫」(雖然意思是一樣的)。

討論及練習 「二」喻言是用故事來說明事理的。第一個故事說明什麼道理？另外舉一個情感的作用使人看不清事理的例子。「二」第二個故事說明什麼道理？另外舉一個習慣使人忘了適應環境的例子。「三」第三個故事說明什麼道理？另外舉一個某種情形不該有某種結果，是因為有另一種表面上不相干的情形夾在裏面的例子。「四」這三個故事合在一起說明

一個什麼意思？「五」第二篇裏的「魯人」跟「越人」所指的範圍是不是同樣大小？「魯人……」跟「越人……」在現代語裏是不是用同一格式？從這一點上看現代語是不是比文言進步？「六」把底下這些詞語翻成現代語：（1）子亦猶是；（2）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3）宋人有酤酒者；（4）爲酒甚美，縣幟甚高。「七」模倣底下這些詞語造句：（1）白而往，黑而來；（2）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3）迳而齧之；（4）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喻言〔二〕

百喻經

一 三重樓喻

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癡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軒敞疏朗，心生渴仰。卽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云何頃來而不造作如是之樓？」

卽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

木匠答言：「是我所作。」

卽便語言：「今可爲我造樓如彼。」

是時木匠卽便經地壘墜作樓。愚人見其壘墜作舍，猶懷疑惑，不能了知。而問

之言：「欲作何等？」

木匠答言：「作三重屋。」

愚人復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可先爲我作最上屋。」

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二之屋？不造第二，云

何得造第三重屋？」

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爲我作最上者。」

時人聞已，便生怪笑。咸作是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二 踢長者口喻

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腳踢卻。

有一愚者不及得踢，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踢卻。欲唾之時，我當先踢。」

於是長者正欲咳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腳踢長者口，破脣折齒。長者語愚人言：

「汝何以故踢我脣口？」

愚人答言：「若長者唾出口落地，左右諂者已得踢去。我雖欲踢，每常不及。以

是之故，唾欲出口，舉腳先踢，望得汝意。」

三 人謂故屋中有惡鬼喻

昔有故屋。人謂此室常有惡鬼，皆悉怖畏，不敢寢息。

時有一人，自謂大膽，而作是言：「我欲入此室中寄臥一宿。」即入宿止。

後有一人，自謂膽勇勝於餘人。復聞傍人言此室中恆有惡鬼，即欲入中。排門

將前。時先入者謂其是鬼，即復推門，遮不聽前。

在後來者復謂有鬼。二人鬪爭，遂至天明。既相覩已，方知非鬼。

作者及篇題 見本册「癡華鬘題記」篇。

音義 一 【昔】ト，從前。 【愚】ヒ，笨。 【嚴】莊一的省說，整齊美好。（佛經。）

【軒】寬，開，只一做，一豁，一朗。 【仰】羨慕。渴一，比較「渴望」。 【頃來】向來（跟「頃」

字本義不合）。 【經】分畫。 【壘】カヒ，堆積。 【已】了。 【咸】ト，都。

二 【長者】有錢有勢的人。（佛經。） 【取其意】得他喜歡。 【卻】（動詞後）掉了。

【諸人】衆人。 【諂】ヒ，拍馬屁。

三 【謂】クハ，說；シ以為。 【故】舊。 【悉】都。 【恆】ト，常常。 【聽】

ク，讓。 【覩】カフ，看見。（川略。）

古今語 一 【往】過去，今只已——。 【世】時代（從「三十年爲一——」），——界。

【癡】——獸，傻。 【餘】其——，別的。 【重】オムム，層，今只——難關，——疊疊。 【廣】寬，

今只——大，——義，——告。 【麗】美——。 【敞】寬——。 【疏】通達，今只動——通。

【朗】亮，今只明——。 【念】——頭。 【減】差，差似，——去。 【喚】叫……來，——叫——。

【解】懂得，會，今只了——。 【端正】好（佛經），——「五官——」。 【答】回——。 【今】

現在，今只——天，——年。 【整】イ，土——，土坯子。 【了】——解。 【何等】什麼，今只——

多麼。 【下】底——。 【上】——頭。 【固】硬，愣，今只——執，頑——。 【時人】當——

的——，人家。 【已】了。 【怪笑】驚怪和嘲笑。

二 【踢】キ，踩。（——踏。） 【唾】クハ，（1）——沫；（2）吐——沫，吐痰。 【侍】——

奉，伺候。 【當】該，今只應——。 【舉】抬起，今只——手。 【破】弄——。 【脣】嘴——。

【折】弄斷，クハ，斷（打——了腿）。 【齒】牙——。 【每】——。 【常】——。 【望】指

——，希——。

三 【室】屋子，今只教——，寢——等。 【怖】怕，今只恐——。 【寢】睡，今只——室。 【息】

停留，——休——。 【大膽】膽大。 【寄】臨時（住），今只——宿。 【臥】睡，今只——車。

【宿】ムス，（1）夜（單位，今——）；（2）住——。 【止】停留，——停——。 【後】——來。

【勇】—氣。 【勝】比……強，卍贏。 【排】推，今只—球。 【前】向前去。 【遮】攔，

卍—蔽。 【明】亮，今只光—，—星。

虛字 一四九③ 二九四⑤ 三一六② 四一一〇① 五九五⑦ 六九三③

七五八③ 八七四⑥ 九七三⑤ 一〇七四① 一二九三① 一二九一② 一三〇〇① 一三〇〇①

「是」 一四九四② 一五六八③ 一六一六五四 一七七三① 一八九三② 一九一一〇①

二〇一六八② 二四九② 三一六九① 二三八三④ 二四七四① 二五一五六①

二六一〇八① 二七九二② 二八一二五 二九六一① 三〇五三④ 三一—一四⑥

三三一〇八⑥ 三三九五⑨ 三四七二 三五八三⑩ 三六四六① 三七一九一①

三八六一③ 三九一四八① 四〇〥他 四一一七六② 四二—一五四① 四三—一一九①

四四五二③ 四五九七

討論及練習 「一」這三篇是佛經裏的喻言，原來都在篇末申明譬喻的意思，無非跟佛法的修習

有關。現在刪去這些「教誡」，讓這些譬喻可以廣汎適用。試問：第一個故事說明什麼道理？

我們求學的時候有沒有這種情形？什麼叫做「躡等」？ 「二」第二個故事說明什麼道理？

什麼叫做「時機」？怎麼叫做「過猶不及」？ 「三」第三個故事說明什麼道理？什麼叫做

「誤會」？什麼叫做「成見」？成見跟誤會的關係怎麼樣？ 「四」翻譯佛經的文體跟正統

文言頗頗有點不同，比較接近口語。在這三篇裏頭有哪些詞語可以證明這一點？

「五」可

是佛經又跟其他接近口語的文體不同，只要跟本篇以下的四篇比較比較就可以知道。它的特有的風格最初也許是由於翻譯（正像現代的翻譯作品一樣），可是後來中國佛教徒的著作也都採取這種筆調，甚至文人一時遊戲也有模倣佛經的。這種風格的最顯明的特點是愛用「四字句」，就是四字一頓，不一定是文法上所謂「句」。大概是翻經的人有意這麼安排，爲的是便於讀熟。這裏的三篇充分證明這個特點。有些停頓似乎是八個字的或十二個字的，這是因爲我們是依照文義去點斷的，在讀慣佛經的人，他會每逢四個字給它一個停頓，不管意義上斷得下斷不下。可是這三篇裏也有幾處例外，是六個字停頓的，能指出來嗎？

「六」以四字句爲主

的風格產生一些後果。有些地方，一個意思連用兩個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例如：「往昔，」「造的作，」「即便，」「必可，」「皆盡，」「咳唾，」「每常，」「皆悉，」「膽勇。」有些地方加用不必需的虛字，尤其是本來頗有彈性的「而」字，「之」字，「於」字，例如：「云何頃來而不造……」「而問之言，」「我不欲下一二重之屋，」「而得造彼第二之屋，」「以是之故，」「勝於餘人。」也有與此相反，似乎該有虛字而硬省了的，例如：「若唾地者，」「出口落地，」「卽欲入中，」「遮不聽前。」

「七」「云何，」「何以故，」「以是之故，」「……作是念，」「……作是言」都是佛經裏常用的詞語。引進對話，不用「曰」字用「言」字，也是跟一般文言不同處。

越 謠 歌

君乘車，我戴笠，
他日相逢下車揖。
君擔簦，我跨馬，
他日相逢爲君下。

篇題 這個歌謠出在晉朝周處的風土記，風土記已經失傳，可是古書的注文中往往稱引到。在
這個歌謠之前，原來有一段小記，說，越地民俗很樸直，彼此初交做朋友，設祭行禮，用這個歌謠
作祝禱詞。歌中表示結交之後，縱使將來境遇不同，交情還是依舊。謠歌：同於現在說「歌謠」，
口頭歌唱而沒有樂譜的，也是詩歌的一類。

音義 【君】您。

【笠】カ_一，箬帽。

【他日】將來。

【簦】カ_二，有柄的笠，彷彿現在的傘。

擔——猶如說「捐傘」。

古今語 【乘】坐（車，船），今只——客。

【逢】遇着，今只——星期日，——單，——雙。

【揖】作——。

虛字 一一六五⑤

詩體略說 從前詩歌必須押韻（也叫壓韻），現代詩才有不押韻的。押韻是這句與那句的末了用着同韻母的字，以求念起來順口。在這篇裏，「笠」跟「揖」押韻，「馬」跟「下」押韻。

押韻有一韻到底和換韻的分別。一韻到底是全篇押韻處都用同韻字。換韻是前幾句押這個韻，後幾句換押那個韻。在這篇裏，「笠」「揖」跟「馬」「下」不同韻，所以這一篇是換韻的詩歌。

「笠」跟「揖」的韻母固然相同（同是i），但按照現代國音念起來，「笠」是去聲，「揖」是陰平，聲調顯然不同。原來「笠」跟「揖」古時都是念作入聲的。

「馬」上聲（ny），「下」去聲（ty），聲調古今都不一致，爲什麼能夠通押呢？這是古人的通融。可是以一般而論，也只有上聲跟去聲可以通押。平聲跟上去聲，平聲跟入聲，上去聲跟入聲，都不能通押。到後來用韻嚴格，連上聲跟去聲也不能通押了。

討論及練習 「一」「君乘車，我戴笠」與「君擔簦，我跨馬」全是假想「他日相逢」時候的情形。「二」「乘車」「跨馬」表富貴，「戴笠」「擔簦」表貧賤，「下車揖」「爲君下」表交情不變。用具體的事物表抽象的意思，是詩歌的慣例。試問這麼辦有什麼好處？

「三」「下車揖」是「君下車揖」，「爲君下」是「我爲君下」，念下去自然明白，並且有變化錯綜的趣味。「四」這個歌謠可以認作一個人陳說的口氣，也可以認作兩個人對答的口氣。試問哪一說更好？爲什麼？

王藍田

劉義慶

一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蹶之，又不得。嗔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卽吐之。

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耶？」

二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三

王述轉尙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作者及篇題 東晉王述襲爵藍田侯，世稱王藍田。這二篇關於他的記載是從世說新語裏選錄的。這部書的作者據書志是劉宋（東晉以後的一個朝代）臨川王義慶，也許出於他的門客之手。這部書記載漢末到東晉的許多名人的遺聞軼事，富有文學趣味，對於研究歷史的人也很有用。

音義 一

【筯】虫义，筷子。（川箸，卍筋。）

【便】就。

【踉】虫，踉。

【瞋】目，

怒，恨。

【內】ㄋㄩㄣˋ，放進去（川納）。

【齧】ㄎㄨㄟˋ，咬。

【王右軍】王羲之，他做過右

軍將軍。

【安期】王述的父親王承字安期，是當時名士。

【無一豪可論】不足道，無可取。

豪川毫。論：稱說。

二

【謝無奕】謝奕字無奕，謝安的哥哥，謝玄的父親。

【麤】川粗。

【彊】強橫。（川強，

卍疆。）

【不相得】處得不好，鬧翻。

【正色】绷着臉，沈着臉。

【良久】好一會兒。

良：很。

【復坐】恢復正面而坐。

【時人】當時的人。

三

【轉】虫，官吏調任。

【尙書令】當時很尊貴的官。

【事行】任官的命令下來。

【拜】一而受命，就任。

【文度】王述的兒子王坦之字文度。

【杜、許】不知道名字，該是

兩個有名望的人。

【堪】ㄎㄢ，勝任，當得。

【克讓】能讓（出於尙書堯典「允恭克讓」）。

【闕】ㄎㄨㄟˋ，少。（川缺ㄎㄨㄟˋ。）

【慨然】嘆口氣。

古今語 一 【性】—子。 【食】吃，今只—物，飲—。 【刺】扎，今只—刀，—繡。（卅

刺。） 【不得】不着，卅不能，如吃—。 【擲】扔，今只—骰子，—鉛餅。 【圓轉】打

轉，打滾。 【仍】又，卅—舊。 【屐】リニ，木—。

二 【數】—說，—落。 【肆】儘量，無顧忌，今只放—。 【極】今只修飾形容詞。

【面】臉對着，今只名，並且不單用。 【壁】ウニ，牆，今只牆—，隔—（ウニ）。 【日】天，今只

—記，—報等。 【吏】官，小官，今只官—。 【復】恢—。 【歎】讚美，卅—氣。 【容】

包涵，今只寬—，—忍。

三 【自】—然。 【美】好，今只用於具體的東西。 【恐】—怕。

虛字 一 二七九 二 六一〇 三 六四〇 四 一二六〇 五 一六八〇 六 一〇三

七 一一二〇 八 六一〇 九 九二〇 一〇 九四〇 一一 一一三〇 一二 三九一

一三 八三〇 一四 一五四〇 一五 九九〇

文法 「一」面壁（名轉動）。 「二」瞋甚；大怒；肆言；極罵；良久。 「三」舉（—）以

「—」擲地；取（而）內（之）口中。 「四」比較：去未？汝謂我堪此不？「未」字這種用法漢

朝才開始有；「不」字若是不作為「否」的簡寫，那也是漢朝以前沒有的。

討論及練習 「一」這三篇都是所謂「軼事」，跟一般的故事不同。每篇寫的是一件事情，可是

目的在於寫出一個人的性格。這種軼事是傳記的好材料，例如晉書就採用了世說新語和許多同類的書裏的記載。這三篇短文當然不夠描寫王藍田的整個的性格，可是已經可以看到一點。

說說看，王藍田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二」一個人性子太急好不好？爲什麼？自己知道性

急應該怎麼樣？ 「三」跟性子急相反的是哪一種人？怎麼樣好不好？又該怎麼樣辦？

「四」中國社會講究謙讓，王藍田爲什麼拜官不讓？是不知道還是不肯？這跟性子急是一回事

是兩回事？（晉書的王述傳裏說：「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 「五」

當時稱人，或是稱他的字，或是稱他的官，或是稱他的封爵，稱名是很少的。試在這三篇裏分別

找出實例。這還不算，一個人又往往不止一個名稱：在世說新語裏王述又稱懷祖（字），王羲

之又稱逸少（字），王承又稱東海（東海太守，官），謝奕又稱安西（安西將軍，官），王坦之又稱中

郎（中郎將，官），又稱安北（安北將軍，官）。這當然都是讀書人的無聊的玩意兒。這個風氣從魏

晉到唐宋都很盛，明以後較少。 「六」世說新語的風格很樸實。一方面省去許多文言常用的

虛字，如這三篇裏「者」字，「也」字，「乎」字一個都沒有，語助詞只有一個「耶」字，最常

見的「而」字也只有兩個。另一方面，它肯容納當時口語裏的詞語，如「雞子」，「筯」，「數」，

「頭」，「定」。 「七」把第一篇翻成現代語。

王旦

沈括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

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饗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

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于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

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作者及篇題 沈括，字存中，北宋時人。做過多年的官，晚年退休，作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在宋人筆記裏在第一流之列。本篇就出在筆談，也是記一個人的軼事。王旦是宋真宗時候的宰相。死後諡文貞，因為仁宗名禎，與「貞」同音，通稱文正。

音義 【太尉】官名。

【局】心胸，氣量。

【埃墨】灰塵（出孔子家語）。埃：ㄛ，灰塵。墨字

單用無灰塵義。

【啖】ㄉㄢˋ，吃。

【具】備。

【子弟】家裏的小輩。

【愬】ㄙㄨˋ，告。（三訴）。

【庖】ㄆㄠ，廚房。

【饗人】ㄒㄩㄥˋ，廚子。

【私】隱藏，偷。

【乞】請。 【治】辦，處罰。

【料】計算多少，分配。

【度】ㄉㄨˋ，隱藏。

【主者】管那件事的。

【徹】ㄉㄜˋ，拆毀。（三撤）。

【廡】走廊。

【據】按。

【俯】低

（頭）。 【伏】趴着。

【卒】當差的，仆兵。

【歲滿】滿了服務的年月。

【省】ㄕㄩㄥˋ，記得，想起。

【贈】ㄉㄨㄥˋ，送

（禮，錢）。

古今語 【量】氣——，度——。

【厚】①——道，忠——； ②豐——，多多的。

【精】乾淨，仆——美。

【潔】乾淨，今只清——。

【家人】——裏——，仆用人。

【少】些個，點兒。

【投】扔，放，今

只——票，——籃（籃球）。

【羹】湯，尤指肉湯，今只——匙，調——。

【公】尊稱，第二身跟第三

身都用。（比較您，他。）

【偶】——然。

【喜】——歡。

【一日】有一天。

【視】看，今

只一覺，一察。

【盡】……盡（這兒是吃一）。

【此後】從一以一。

【發】揭開，今只一現，一明。

【過】

錯兒，今只記一，改一。

【可也】得了，就是了。

【類】像，今只一似。

【宅】一子，住一。

【暫】一時。

【廊】一子，走一。

【啓】開，今只用在信封上收信人名

底下。【都不】完全不，一點兒都不，一全數不。

【畢】完一，今只一業。

【控】牽，今只一制。（一牽制）。

【辭】告一，一行，一職。

【呼】叫。今只一吸。

【幾時】多少時候，一甚麼時候，多會兒。

【逐日】天天，一一天又一天。

虛字 一七九

二九二

三七四

四一四九

五六八

六九五

七九四

八一八四

九一六一

一〇八八

二九二四

三六八

一三〇自然

一四九五

一五六一

一六七四

一七一六九

一八一五四

一九四

四〇 九五

二四五

文法 「一」徹屋新之，墨其飯。（二三。新一翻新；墨一弄黑，弄髒。）

「二」門畢一修門

的工程已畢。「畢」字通常只修飾動詞（如「畢集」），或作由動詞或動詞仿語構成的主語的

謂語（如「閱畢歸還原處」「讀一冊畢，續讀二冊」），不作普通名詞的謂語。

「三」問其何

以不食羹。「其」字的用法勉強可以算是跟「未嘗見其怒」的「其」相同，實際已經超出正統

文言的習慣，只是用來替代口語的「他」而已。「四」人料一斤半，每人配一斤半。

討論及練習 「一」這一篇也是用幾件軼事來描寫一個人的性格，可是前後連貫，跟前一篇的小篇各自獨立不同。因為是一個整篇，所以雖然記四件事情，卻只在篇首說「王文正太尉」，以後一直用「公」字。這一篇的主題是王文正的局量寬厚，一開頭就把這四個字說出來，然後用事實來證明。「二」第一個故事是說他不輕易發怒，第二個故事說他「不發人過」，這都可以說是寬厚。何以修理宅門不加詢問也算是寬厚呢？給他牽馬牽了五年的馬夫，他只認得他的背，不認得他的臉，這可以說是糊塗，何以也算是寬厚呢？然則寬厚和糊塗有分別呢，還是沒有分別呢？「三」俗話說「宰相肚裏好撐船」，王日是宰相，看他的性格，也真有點像。試問爲什麼做宰相的肚皮裏要撐得船？

「四」這一篇是典型的筆記文體。風格樸實，用語助詞不多，相當容納口語成分，但是也往往有可以認爲文言的特點的字法句法。試在這一篇裏找些實例來證明這幾點。「五」把最後一段翻成現代語。「六」模倣底下的詞語造句：（1）

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2）庖肉爲饕人所私；（3）其不發人過皆類此。「七」應用

底下的字造句，它們的意義和用法要跟本篇所見的相同：（1）嘗，（2）未嘗，（3）盡，（4）固，（5）都不。

寄弟

鄭燮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

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傍，見一片荒城，半隄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

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逕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董茶具其中，爲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房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

清晨日尙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烟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爲恆便。

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

有甚麼便拿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爲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作者及篇題 鄭燮，清朝乾隆年間人。中過進士，做過幾任知縣，後來因爲荒年替百姓請求放賑，得罪了上司，把官丟了。他自號板橋道人，他的詩詞集稱板橋集，裏面附有他的有名的「道情」和家書。他喜歡畫竹子，寫字也有點畫竹子的味道。這封信原來題作「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范縣在山東省。

音義 【密栗】精緻堅實。（出禮記「緝密以栗」。）

【頗】ムカ，很。

【竊】シテ，私下。

【制錢】小。

【結茅】蓋草房子。結：編。茅：草。

【有在】——所——，有地方。

【酒董】「董」字大概借作「箎」字用。箎：竹子做的器具。【賦】作（詩）。【所】地方。

【苦】クマ，蓋（草）。

【薄暮】傍晚。薄：逼，挨近，ムカ淡——。【烟水】河流池塘跟霧氣。【僅】只。【恆便】

平常而方便。

【延】請。【分惠】分點兒給人。惠：送人東西。【王獻之青氈】王獻之是王羲之的兒子。

有一個晚上小偷進了他的屋子，把東西全拿了去。獻之慢慢兒的說：「偷兒，青氈是我們家舊東西，你把它留下吧。」小偷就此嚇跑了。

【遂願】如——。遂：達到（目的），完成（計劃）。

古今語 【處家】住家。

【宜】合——，相——。

【天井】院子。（方言。）

【愚兄】謙詞。

【樂】（及物）喜歡。

【居住】住，今只——民。

【左右】兩邊兒，旁邊兒。

【隙】空，今只^各空——。

【幼】年紀小，今只——稚。

【傍】^三

旁，——邊兒。

【衰】——敗，今只——老，——落，——弱等。

【叢】^{七×△}，聚在一塊兒，今只——書。

【意】——思。

【築】建——。牆今只用「砌」。

【內】裏頭，今只^形——部，——地等。

【磚】

——頭，今只——瓦，盜——。

【曲】彎——。

【逕】小路，今只路——。（^三徑。）

【貯】——藏。

【史】歷——，今只中國——，上古——等。

【籍】書——。

【硯瓦】硯臺。（古語，方言。）

【具】

器——。

【後生】——輩。

【小子】年輕人，仆男孩子。

【論】討——。

【文】——章。

【主屋】正房。

【奴子屋】下房。

【清晨】——早。

【日】太陽。

【陽】——光。

【立】站，今只——正。

【宴客】請——。宴：

今只——會。

【一水】一條河。

【適】舒——。

【窮民】——人。

【狂兄】傻子哥哥。（自稱。）

【娛老】老年享受享受。娛：

今只^名一樂。

虛字 一八〇①

二六一⑤

三一〇①①

四一六⑤①

文法 「一」其左右頗多隙地，「其」指什麼？

「二」心竊樂之，「之」指什麼？

「三」稱說

東西的件數，可以把數目說在頭裏，也可以把數目說在後頭，再加上用單位詞跟不用單位詞的分別，一共可以有四個格式：（1）一牛，（2）牛一，（3）一頭牛，（4）牛一頭。現代通常用（3）式，開賬的時候也用（4）式。文言大多數地方不用單位詞，但是也有非用不可的地方。現在來看這一篇裏有幾種格式的例子？再把每一個例子換一個格式試試，看是合適不合適，文章的風格有無變動？例如把「一土牆院子」改成「土牆院子一」，「曲逕一條」改成「一條曲逕」。

討論及練習

「一」作者知道他兄弟買了一所房子，因而想到自己將來也要蓋一所房子作晚年

居住之所，把買地的事情託付他兄弟。他心目中有一個合適的地方，也有一個理想的圖樣。現

在我們把這封信分成五段，試說每一段的題旨是什麼？

「二」這封信裏透露出來的作者的

生活理想怎麼樣？你的批評怎麼樣？

「三」這是一封家信。跟自己家裏人說話要親切，所以

一般的家書都比較跟口語接近。要是寫家信也使上架子十足的「古文」，就有點像穿了禮服打

乒乓什麼的，太不相稱了。有些信是常用地道文言寫的，例如跟客氣的人寫信，尤其是應酬信。因為白話的特色就是「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只有文言可以供給許多詞藻，用來敷衍一氣。

還有發議論的信，那是因爲不把它當信寫，把它當論文寫了。這封信裏富有口語成分，那是一望而知，可是同樣的也有極文雅的詞語；跟前面兩篇不太文不太白的筆記體比較起來，這種也很文也很白的文章就顯然另有一種風格。

「四」第二段裏有四個四字句，跟佛經裏的四字句的風味全不相同。佛經裏的四字句只是要它長短平勻，沒有別的條件。這裏的四字句是所謂「偶句」，除了長短相等外，還要字面對稱；除了字面對稱外，還要音調和諧。拿「一片荒城，半隄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來做例。若是說「一片荒城，斷橋流水」那就是字面不對稱了。若是說「流水斷橋，破屋叢花」字面還是對稱的，可是音調不和諧了：上句「水」仄「橋」平，下句又是「屋」仄「花」平，平聲仄聲的配置要對稱，不要它一順兒。若是說「流水破屋，斷橋叢花」兩句是對稱了，可是每句的兩個關鍵字是一順兒的仄聲或是平聲，太單調了，拗口，那也不行。在這個音律的限制之下，這八個字就只能有八種排列法。（哪八種？）再要顧到意思的通順，如「橋」應該跟「水」相聯，「屋」應該跟「花」相連，那就只能有四種排列法了。不這樣，前一對偶句跟後一對偶句之間也有音律的限制。例如說「一片荒城，半隄衰柳，破屋叢花，斷橋流水」就不成。因爲「城」跟「柳」是先平後仄，「花」跟「水」又是先平後仄，又成了一順兒了。若是後頭八個字不動，前頭就非「半隄衰柳，一片荒城」或是「荒城一片，衰柳半隄」不可。除這四句外，第三段的「貯……其中」跟「爲……之所」也是一對偶句。此外

如「斜陽滿樹」跟「烟水平橋」，雖然不構成偶句，可是我們不說「斜陽滿林」或「烟雲平橋」，也是顧到句子內部的音律。你從這一番話裏頭是不是已經能歸納出一個原則來？秦漢以前的文字也常有整齊的句子，但只是整齊而已，到了魏晉以後才講究字面上和音調上的對稱。甚至有全篇由這種偶句構成的文章，那就是所謂「駢文」，又稱「四六」（因為四字句和六字句最多）。一般的散文裏面也常常嵌進去一些偶句。所謂「近體詩」的格律也不外乎這個原則。所以要欣賞文言的文藝作品，這一點認識是非有不可的。

「五」「制錢五十千」，為什麼不說五萬？

「六」「良朋」就是「好友」，為什麼要重複？

「七」「東至小園僅一水」，怎麼講？省去什麼字沒有？

「八」「一無所有」現代語怎麼說？

「九」「不知可能遂願否？」的「可能」二字是不是聯合詞（如現代說「有可能」），還是應該分開講？分開來，「可」字怎麼講？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

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

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

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

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作者及篇題 陶潛字淵明，東晉末年人。爲人恬退，不慕名，不慕利。一生窮困。喜歡喝酒跟做

詩。他的詩跟當時的一般詩人的作風全不相同，詞語平淡，可是意味醇厚。歷代有多少人學他，沒有一個學得像的。這一篇是他的「桃花源」詩的前面的一篇小記。

音義 【太元】晉孝武帝年號（三七六——三九六）。【武陵】郡名，在今湖南省常德縣境。

【捕】ㄉㄨˇ，捉。【緣】順着。【芳】香。【英】花，只落——【繽紛】ㄉㄨㄣˊ ㄉㄨㄣˊ，雜亂的

樣子。【窮】……完（這裏是走完）。

【盡(於)】到……爲止。 【豁然】フ×デ，開通的樣子。——【曠】廣大顯露。 【儼然】一×一

整齊。 【屬】類。 【阡陌】ク×マ，田埂。 【黃髮】老年人。 【垂髻】小孩兒。

垂：シ×シ，掛下。髻：去×ム，小孩兒的掛下來的頭髮。(大人梳髻。) 【怡然】一×一，快樂的樣子。

【具】詳細。 【要】一×ム，邀請。 【率】フ×デ，帶領。 【邑人】同鄉。 邑：一×一，地方。

【惋】×マ，驚歎。 【及】到了。 【郡】リ×リ，古代地方區域名，比縣大。「郡下」，比較

「都下」「洛下」。 【詣】一×一，到。 【太守】郡的長官。 【遣】ク×マ，派。(「遣」)

【南陽】就是現在河南省的——。 【高尙】清高。 【士】人。 【欣然】一×一，高高興興

的。 【果】實現，只不——，未——。 【尋】不久。 【問津】問路。 津：一×一，渡口。

古今語 【業】行——，職——。 【忽】——然。 【林】樹——子。 【鮮】新——；——明。 【異】

詫——。 【捨】丟下，今只——棄，——(不)得。 【初】起——。 【狹】窄，今亦——窄。 【纔】只，剛，今

多用於時間。 【通】——得過。 【良】好，今只優——，——善。 【交通】彼此相通。 【往

來】來來去去，——交際。 【種】——田。 【作】做活。 【衣着】穿的戴的。 【樂】快——。

【漁人】一×一，打魚的。 【驚】——奇，——害怕。 【設】備，今只^名——備。 【作食】備飯。 食

【名】今只飯——，伙——。

【訊】丁 公，問。今只【名音】——。

【先世】上代，祖宗。

【境】地方，

今只環——。又——界。

【間】日 一 日，隔，今只——斷。

【世】時代，世世界。——【無論】更不必

說，世不管。

【一一】一件件。

【歎】——息。

【停】——留。

【道】說，今只——喜，——謝。

【向】早先，今只——來。

【誌】記，做記認，今

只【名雜】——。

【規】計畫，今只——畫。

【終】死，今只送——。

虛字 一六五①

二九二①

三一四④

四一〇六①

五四四③

六一五

八一①，九五③

七一七六①

八四四④

九一六五⑦

一〇八九①

一一一五四①

三二七六①

文法 「一」武陵人捕魚為業——有一個武陵人……（見前「喻言「一」」討論「五」）。這一句也

可以作「武陵人有捕魚為業者。」 「二」林盡（於）水源；便要（之）還家；為（之）具言所聞；

延（漁人）至其家。 「三」「問所從來」是村中人問，「具答之」是漁人答，上下兩句都省去

主語，實際上主語不同。文言裏這種情形很多，試在本篇跟以前各篇裏再找些例子。 「四」

悉如外人；並怡然自樂；咸來問訊；皆歎惋。

討論及練習 「一」這是一篇記事文。現在把它分成五段，試說每一段的大意。 「二」陶淵明

做這篇記，也許有一點事實做引子，但也只是一個引子而已，一切的鋪敘大概都出於他的幻想。後來人往往以為當真有這麼個不聞理亂，怡然自樂的「世外桃源」，你以為怎麼樣？當時可能不可能有？現在可能不可能有？

「三」不相信這是事實的人就說陶淵明寫這篇文章是有所寄託的，這寄託又是什麼？

第五段有什麼作用？

「四」這篇文章有了前四段已經有頭有尾，不缺什麼了，添上個

「五」這一篇的文體跟筆記文相近。用語助詞很少，沒有一個「矣」字，只有兩個「也」字跟一個「焉」字，那個「焉」字嚴格說還不能算是語助詞。最常用的連接詞「而」和「則」，這裏也一個都沒有。（試與爲學比較，那一篇的字數只有這一篇的一半，可是語助詞跟連接詞多的多。）口語成分也很有一些，例如「便」字前前後後有四個，「向」字有兩個，還有一個「是」字（問今是何世），一個代「他」字的「其」字（隨其往——依一般文言的用例，「隨之往」更加合適些）。但是就大體而論，這裏邊的詞語和文法還是文言的，尤其是那些古書裏引來用的現成詞語：芳草（離騷），落英（離騷），雞犬相聞（老子），黃髮（詩經），垂髻（三國志），問津（論語）。

「六」這一篇文章多用短句，三個字四個字的最多，而且幾乎處處可斷。（我們現在加以新式標點，自然不得不分，和。在作者和以前的讀者心目中是沒有這種區別的。）試問這形成怎麼樣的一種風格？這種風格用在什麼場所最相宜？用在什麼場所不合適？

「七」「見漁人……便要還家……」的是誰？我們現在能不能這麼不

交代明白就說「看見了這個打魚的」？
「八」「問今是何世」跟「乃不知有漢」中間省說
了一句什麼話沒有？
「九」「雞犬相聞」怎麼講？是不是「雞」跟「犬」相聞？
「十」
把三四兩段翻成現代語。

遊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作者及篇題 孟郊，字東野，唐湖州武康人，詩家。有孟東野集。這篇見於集中，他自注「迎母
溧上作」。他作溧陽尉，就把母親迎到任所，這篇表出他的孝思。遊子，離開家鄉的人。這裏
是遠遊在外的兒子。吟，詩歌的名稱，詩題作「吟」的很不少。

這首詩屬於樂府一類。所謂「樂（七）府」，本是漢武帝時一個官署的名稱，那是專管音樂
的。後來凡是配有樂譜可以歌唱的詩歌，也稱「樂府」。可是到了隋唐時代，又有借用古時樂
府的題名和格局，而實際上沒有樂譜，不能歌唱的，這一首大概屬於這一類。

音義 【寸草】一寸長的小草，比喻兒子。 【三春暉】春天的陽光，比喻母愛。暉：ㄇㄨㄟ，太陽

光。

古今語 【慈】—愛。

【意】—思。

【遲遲歸】老不回來。遲：慢，ㄉㄨㄟ。

【報】—答，

今只—恩，—仇。

詩體略說 詩歌大多數用五字句、七字句，叫做五言詩、七言詩（一句稱一言，一字也稱一言）。這一篇是五言詩。

大多數的詩歌都在雙數句的末了押韻（就是第二句、第四句、第六句……末一字韻母相同）。這一篇中，「衣」「歸」「暉」三字是同韻字。

說話讀書，古今聲音不同，時代相距愈久，聲音變化愈大。因此，古來的同韻字，現在人念起來未必也同韻。像這篇中的「衣」（ㄩ）字跟「歸」（ㄍㄨㄟ）「暉」（ㄇㄨㄟ）兩字，現代國音就不同韻。但在唐朝，這三個字都在平聲微韻。

討論及練習 「一」頭兩句中沒有一個動詞，因為彼此對稱而可以意會。試把這兩句說成現代語。 「二」「臨行」是誰「行」？「意恐」是誰「恐」？ 「三」前四句側重在誰的方面？

後兩句側重在誰的方面？ 「四」把承受母愛的兒子比作春光中的小草，這個意境怎麼樣？

「五」末了如果不作問句，改作「應知寸草心，莫報三春暉，」這首詩的力量跟效果怎麼樣？

〔六〕試就這首詩說明用具體形象表抽象意思的作用。

口 技

林嗣環

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宴於廳事之東北隅，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圍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一下，滿坐寂然，無敢譁者。

遙聞深巷中犬吠，便有婦人驚覺欠伸，丈夫嚙語。既而兒醒，大啼。丈夫亦醒。婦撫兒，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又一大兒醒，絮絮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夫叱大兒聲，一時齊發，衆妙畢備。滿坐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默歎，以爲妙絕。

未幾，夫齶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

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

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明其一處也。於是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

忽然撫尺一下，衆響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

作者及篇題 林嗣環，字鐵崖，清福建晉江人。順治進士。曾經因事充軍邊疆，後遇大赦，才得回來。寄寓杭州，就客死在那裏。著有秋聲詩，本文就是詩集的自序裏的一段。口技是一種民間技藝人的技術，學各種人的說話聲音以及各種鳥鳴獸叫，從前又稱爲「相聲」。現在專門稱兩個人對答着說些滑稽話的做「相聲」，一般的口技就稱爲「口技」。

音義

【賓】ウ，客人。

【廳事】大廳，客廳。古時候官吏問事的地方稱「聽事」，後來簡稱

爲「聽」，就加寫「广」旁，可有時候連本來的「聽事」也寫成「廳事」。同時，也用於私人家裏的廳堂，不再限於官署。

【隅】ウ，邊，角。

【施】安，擱。

【八尺屏障】屏(ウ)跟

障(ウ)原來都是動詞，都是遮攔的意思，後來用作名詞，指用來遮攔的東西，這裏指的是圍帳。八尺是高，其實不見得真是高八尺，燕丹子裏有「八尺屏風」這麼句話，這兒是用的成語。

【撫尺】ウ，驚堂木，說書等的人用的。撫本是摸的意思，這兒作拍講，ウ拊。

【少頃】

過了一會兒。「少」跟「頃」都是一會兒的意思。

【聞】聽見。

【滿坐】全場。坐川座。

【寂然】レ，靜悄悄的。

【譁】レ，說話的聲音大而且多。

【嚳語】レ，說夢話。

【遙】一，遠遠的。

【犬】ク，狗。

【欠伸】打呵欠跟伸懶腰。

【嚳語】レ，說夢話。

【撫】一慰，摸摸他安慰他。

【乳】ロ，不讀ヲ。

【鳴】レ，唱唱的。

【一時】同時。

【齊】一塊兒，一起。

【側目】ア，斜看，使眼色。——通常有害怕懷恨

不敢說話的意思，如「道路側目」，這兒沒有這個意思。

【勦】レ，打呼。

【作索索】描寫耗子的聲音。

【傾側】ク，側就是現代側（レ）的

意思，傾有翻跟側兩個意義，這兒都可以講。

【舒】寬，放開。

【俄】一會兒。

【崩】ク，倒塌。

【曳】レ，拉。

【許許】レ。

【端】件。

【變色】

臉上變了顏色。

【席】座位。古代沒有凳子，都坐在席上，後世沿例稱座位為席。

【奮】

袖レ。奮本是舉的意思，這裏似乎作撩起來講。

【戰戰】哆嗦。

古今語 【會】聚，今只一親，一客。

【覺】レ，醒，今只一悟。

【兒】孩子，今只一童，一女，女一。

【啼】哭，今只哭哭一。

【絮絮】今只一叨叨。

【止】停一。

【口】嘴，今只喝一，信一開合。

【妙】巧一。

【畢】全，レ完一。

【備】有，不缺，今只完一。

【頸】脖子，脖子一。

【目】眼，今只一力，

「光，面」。

【微】——的。

【默】不說話，今只靜——。

【絕】①極；②斷——，完結。

【漸】——的。

【鼠】耗子，老——。

【器】今只——具，盜——，木——。

【意】心裏，今只大——。

（疏忽），**忒**——思。

【爆】——裂。

【作】發——。

【屋】房——，**忒**——子（**㊦**文室）。

【應】——該。

【明】指——。

【離】——開。

【出】露——。

【臂】胳膊——。

【股】大腿，今只屁——（部位不同）。

【響】

——聲，今單用**只動**。

虛字

七四⑤

二八八①

三一五四④

四六四③

五五五①

六四七①

七九四②

八九四⑤

九一九①

一〇四五③

二一六一①

文法

「二」「會賓客大宴」，誰會？「力拉」，誰拉？拉什麼？「崩倒」，什麼倒塌？

「三」

為什麼有些地方用「婦人」和「丈夫」，有些地方只用「婦」和「夫」？

「三二」「人有百手，

手有百指，」人——人，手——手。「百千人」是不是——一百人，一千人？

「四」凡所應有，

無所不有——應有盡有。注意「所」字的作用。

「五」圍坐——圍着坐；含乳啼——含着奶哭；

夾百千求救聲——夾着……的聲音。

「六」「正坐」和「火起」現代語怎麼說？（詞序）

「七」「力拉」現代語怎麼說？比較「力勸」「力諫」（一九）。

討論及練習 「二」本篇記口技，是描寫文。但口技是演的一段故事，所以同時也是敘事文。可

又跟一般敘事文不同，不同在哪兒？

「二」本篇分五段。頭一段是個引子，寫奏技之前的情

形；末段是個結束，寫奏技以後的情形。兩段都拿「撫尺一下」作為跟中間三段的界限。中間

三段寫奏技情形，是本篇主體。這三段各寫一個段落，是怎麼樣的三個段落？

「三」這三個

段落的口技在聽的人的情緒上引起怎麼樣不同的反應？

「四」演口技的人帶四樣東西，裏

面有一樣是扇子，這是做什麼的？桌子椅子除坐以外，撫尺除「一下」以外，有沒有別的用處？

從哪兒看得出？

「五」本篇用了幾個「聞」字？各自加個什麼副詞？這幾個字用得好不好？

若是多用幾個「聞」字好不好？為什麼？

「六」把「口技人」「撫尺一下」「拍而鳴之」

這些詞語翻成很自然的現代語。添了些什麼必不可少的字？

「七」「雖人有百手，手有百

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明其一處。」怎麼講？

「八」本篇用了些什麼

表示時間的詞語？應用這些詞語造句。

「九」我們在前面一連讀了好幾篇比較接近口語的

文章，這一篇又和頭上三篇相同，屬於正統的文言。可是這一篇的风格跟那幾篇又不同些，我

們感覺它的氣勢特別流暢，尤其是第四段。作者用什麼方法產生這樣的效果的？作者是清初

人，多少繼承了晚明的作風，那個時代的作家竭力擺脫唐宋「古文家」的束縛，儘管在詞彙方

面守着文言的範圍，在文法章法上卻不願意拘拘束束，口語的，佛經的，時文（八股文）的特色

都會被他們改頭換面的運用進去。到了桐城派起來，又就重新鑽進「古文家」的樊籠裏去了。

核工記

宋起鳳

季弟獲桃墜一枚，長五分許，橫廣五分。

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巔具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

枕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僕前。

核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黍。近灘維一小舟。篷窗短舷間，有客憑几假寐，形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供客茗飲也。纜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

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

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

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一，浮屠